

《「副/福」業回顧》-18 日據時代的醫學教育(4)—— 日本醫學校習醫的台灣人醫師

美國St. Louis大學及Glennon樞機主教兒童醫學中心小兒科 朱真一

前言

這《「副/福」業回顧》系列，回顧醫學院畢業後，完成臨床及學術研究的訓練後，到St. Louis大學小兒科服務。因為主任突然逝世，改變自己的工作計劃，開始有真正的業餘時間，探討自己有興趣的台灣歷史文化，以及醫學人文的「副/福」業¹⁻²。最近一年多在本刊，回顧自己探討台灣醫學史的經歷、感觸及新發現。

開始回顧探討台灣現代醫學的進展，譬如馬偕的生涯及貢獻³，早期來台灣的歐美醫師的貢獻⁴，尤其在醫學教育的努力⁵。上幾期開始討論，日據時代正式醫學教育的醫學校的演變及進展⁶⁻⁸。台灣的醫學校，1918年開始台、日共學制後，保障日本學生名額，最多只佔全台灣人口6%的日本人，佔以後醫學校學生的一半略多些。台灣人在台灣習醫的機會減少，在「僧多粥少」下，促進台灣人積極地找外地（島外）醫學校，尋找習醫的管道。第一個會考慮的習醫的外地，自然是日本的醫學校。

台灣日據時代早期跟日本交流

清廷於1895年割讓台灣給日本後，官方或民間安排，台灣人到日本訪問或居留。最早之一及最為人知道的是，台灣歷史上相當重要人物的李春生，1896年二月到日本的64日旅遊。最有意義的是他還帶了六位，三位孫子及其他親友的少年人一同前往，以後那些少年人留在日本學習，但沒人學醫。李春生還寫了一本小



圖一

圖一 李春生著作的《東遊六十四天隨筆》⁹。



圖二

圖二 卡鳳奎的《日治時期台灣留學日本醫師之探討》¹⁰。

書《東遊六十四天隨筆》（圖一），網路上有此書的影印全文⁹。

找到卡鳳奎的《日治時期台灣留學日本醫師之探討》¹⁰（圖二），有相當多有關早期台灣子弟到日本讀醫及醫學研究的報導。書的序篇說日本據台後的當年（1895年）11月由總督府學務部伊澤修二，將台灣子弟柯秋潔及朱俊英帶到日本。主要讓台灣人見識日本的「文明實際之樣態」以及「感到有接受日本內地教育之期望」。不過這兩位沒久留，只待幾個月而已，第二年就回台灣。

另外日本的細川瀨牧師也於1895年12月，帶兩位台灣年輕人周福全及陳清江去日本讀書¹¹，周福全經中學再進明治學院，兩年後因病返台。或許跟去日本留學的見聞有關，以後進總督府醫學校習醫，於1904年畢業。這些留日

先進，可說帶動台灣上層（有錢人）階級，開始送子弟到日本內地留學的風氣。

上述卡鳳奎的書，對日據時代在日本的台灣留學生人數有一表格，列出從1906-1942年的人數。1906年有36名，十年後的1916年就增加到415名，而二十年後的1926年增加到886名，三十一年後的1937年是2,812名，到了1942年增加到7,091名。這1937-1942年的5年中，還發生中日戰爭（盧溝橋事件發生於1938年）及太平洋戰爭（侵襲美國珍珠港發生於1941年），台灣留日學生還是繼續增加。

為何到日本醫學校讀醫

上期討論過，因為台灣的醫學校，對台灣人歧視，1918年以後把醫學校醫學生名額的一半略多給日本人，在「僧多粥少」下，促進台灣人找外地醫學校習醫的管道。第一個會考慮去習醫的外地，自然是日本的醫學校，尤其知道到日本考醫學校，比在台灣考台灣醫學校平等，日本醫學校沒有保障日本學生或限制台灣人名額的「制度」。

在日本的日本人，又較不會有統治者的心態，對台灣人公開地輕蔑。台北帝大開始時，限制台灣人只有1/8時，在台灣日本人學生，還公然建議，減少台灣人學生，發行的刊物，充滿輕蔑台灣人的言論。到日本的台灣人學生，體驗本土的日本人的友善，感到驚訝及高興，更是促進台灣人去日本讀醫的一大原因。

另一大原因是，台北帝大成立前八年，沒

有醫學部，也沒有醫科大學，台北高等學校畢業生，必須離開台灣到日本，考醫學部或醫科大學。當然交通、語言及生活等問題比去下期會詳細些討論的其他地方便得多，去日本當時是「國內」，而不是到「外國」。

雖然卡鳳奎書中，提到去日本讀醫的另一理由：為了去中國。在日據時代，從台灣去中國，台灣人須申請赴華旅券（類似目前的護照），申請時常被刁難，從日本去中國不必旅卷，也不必居住日本多久的規定。不管什麼理由去中國，無論為賺錢、從政、宣教或抗日等，可能以醫師身份去最好，可是曾探討過到中國多位，日據時代畢業於日本醫學校的台灣人醫師，不覺得他們是為去中國而到日本讀醫。

第一位到日本醫學校習醫的台灣人醫師

以前曾探討知道，第一位台灣人到日本醫學校習醫的是洪長庚醫師(1893-1966)。上述卡鳳奎的書，序篇討論洪家送子弟去日本留學，對留學的來龍去脈有相當多的資料。這裏只簡述討論洪家跟日本的交流，洪家子弟的留日，不是官方而是自己家族，在日本友人幫忙下促成的。

洪長庚的父親洪以南，是思想很開放又有資產的上層階級士紳，洪家來台灣，後來回去中國，不久又再來台灣的典故，很有趣及有意義，有興趣請看原書¹⁰。洪以南在洪長庚八歲時，就送他到國語學校的第一附屬公學校就讀，1908年15歲時，洪家送他及弟弟到日本留

學，寄宿於曾在總督府服務，還當過總督府學務部課長，日本友人木村匡家。讀過日本高等小學及中學後，進入那時稱為「大阪醫科大學」醫學校，是第一位到日本醫學校就讀及畢業的台灣人醫師。「大阪醫科大學」後來與其他學校合併，成為大阪帝國大學，現在是大阪大學的醫學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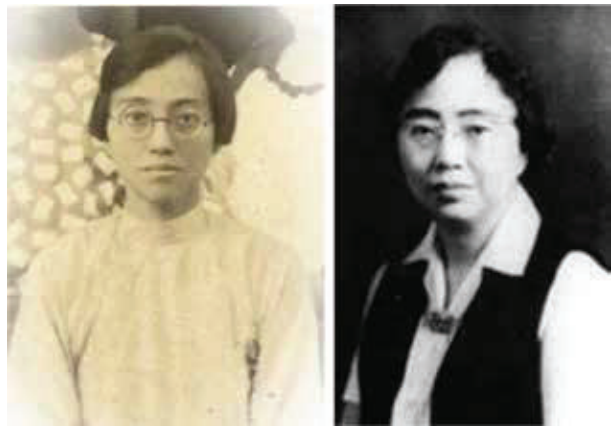
洪長庚醫師（圖三）畢業後，繼續在日本深造，到東京帝大醫學部眼科受訓及研究，並於1927年發表並提出論文申請醫學博士，1928年通過審核，獲得東京帝大的醫學博士學位。第二年（1929年）就回台灣貢獻所學，開業眼科專門醫院的達觀醫院，台灣第一個專診治眼疾的私人醫院。

台灣女士須到日本女醫學校才能習醫

日據時代台灣的醫學校不收女學生，女士們不去外地讀醫，無法成為醫師，戰前日本的醫學校除了女子醫專外，其他的一般醫專、大學醫學部或醫科大學，到底收女醫學生否？沒找到資料，可確定所有非女醫專的醫學校都不收，可是沒找到台灣女醫師畢業於非女醫專的大學醫學部或醫科大學。台北帝大的其他學部有些女生，甚至有台灣人的女性¹²，但醫學部及醫專部都不收女生。



圖三 洪長庚醫師。



圖四 第一位台灣女醫師蔡阿信醫師。

蔡阿信醫師（圖四）是台灣第一位女醫師，她1921年畢業於東京女子醫專，以前寫過不少她的生涯¹³，這裏不再討論。在日據時代台灣，台灣有不少女醫師。卡鳳奎書中的名單列出女醫師人數總共有94人（東京女醫專67+東邦女醫專24+大阪高等女醫專3人）¹⁰。這94位的名單低估不少女醫師，因為那書依據1954年吳銅主編的《台灣醫師名鑑》¹⁴，很多台北市以及基隆市的醫師們，沒列出畢業學校，而被遺漏。

成令方的文章¹⁵，提到游鑑明的博士論文¹⁶，搜尋到1926-42年到日本讀醫的女醫師共168名（東京女醫專82+帝國女醫專49+東洋女醫專37）。不過上網去查，戰前（1945年前）只有東洋女子齒科醫學專門學校，沒東洋女醫專。若不算東洋女醫專的牙醫師則只有131位。成令方的論文¹⁵，還說游鑑明博士論文另一處提到，1926-1948年（不是1942年）從東

京女醫專、帝國女醫專、東洋女齒科醫專畢業的女醫師共227位。卡鳳奎的書¹⁰也提到傅大為的書¹⁷，他依據吳桐的《台灣醫師名鑑》¹⁴，加上個人傳記及訪談記錄，找到105位留學日本的女醫師。

順便一提，大阪高等女醫專¹⁸，於1928年成立，初任校長和辻春次是京大名譽教授，是最早期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的教授。1947年改名大阪女子醫科大學，1954年又改為關西醫科大學¹⁹，此校跟關西大學無關，是各自獨立分開的大學，不再是女子醫學校，已是男女共學制。卡鳳奎的書¹⁰，台灣女醫師就讀人數第二位的東邦女醫專，以及游鑑明的論文中排名第二位的帝國女醫專，其實是同一學校在不同時期的名稱。帝國女醫專於1925年創立，1930年改稱為帝國女子醫學藥學專門學校，1947年改稱為東邦醫科大學，1950年改稱為東邦大學²⁰，也變成男女共學制。

沒找到有台灣女醫師於戰前，到中國的醫學校習醫，中國也有女醫學校，但沒找到有台灣女士就讀。類似的理由，日據時代台灣醫學校沒有牙醫（齒科）部門，要當牙醫師，要到日本甚至韓國或其他地方去讀，上面提到台灣女牙醫，不少讀日本的東洋女子齒科醫專。

多少台灣人到日本醫學校習醫？

到底有多少台灣人到日本醫學校習醫？卡鳳奎的書¹⁰，列出1,140位畢業於日本醫學校的台灣人醫師，是引用自1954年版的《台灣醫師名鑑》¹⁴，這名單遺漏不少人，如臺北市只列



圖五 1958年出版的《臺灣省醫師名鑑》²¹。

22人，基隆市只有一人。在卡鳳奎的書¹⁰，就明說這1954年的《台灣醫師名鑑》¹⁴，因很多臺北市及基隆市醫師，在名鑑中僅列醫師的年齡、籍貫而無畢業的醫學校，無法知道是否在日本醫學校習醫。

手上有另本1958年出版的《臺灣省醫師名鑑》²¹（圖五），這本名鑑列名者中，有些雖然沒有相片，但都提供畢業的醫學校，只看臺北市及基隆市的部分。這1958年的《臺灣省醫師名鑑》²¹，臺北市760位醫師中，有184位，基隆市112位醫師中有32位，畢業於日據時代的日本醫學校。

依據1958年的《臺灣省醫師名鑑》²¹，臺北及基隆兩市有216位畢業於日本醫學校，卡鳳奎的書依據1954年的《台灣醫師名鑑》¹⁴，臺北及基隆兩市畢業於日本醫學校只列出23位，所以最少遺漏了193(216-23)位，其實1954年可能更多些，因畢業於日本醫學校的年紀較大，想有些死亡。1954年台灣醫

師，日據時代畢業於日本醫學校的，想該加上遺漏的193位，所以1954年可估計最少有 $1,140+193=1,333$ 位畢業於日據時代的日本醫學校。不過到底有多少台灣人在日據時代到日本的醫學校習醫？

卡鳳奎的書中引用傅大為的著作¹⁷，認為日據時代約5萬台灣人留學日本，估計五分之二讀醫，五分之一畢業，約一萬台灣人畢業於日本醫療類的學校，還估計只約17%醫師回台灣。沒找到原文獻及資料，不知如何估計這數據。以前曾尋找族譜探討宗族留學日本者，也多方詢問家鄉的親友，及探討中學及大學母校的校友，知道絕大部分留學日本的親戚、家鄉人物及校友們，戰前或戰後不久回台灣，只少數人留日或移居中國、東南亞及其他地方，對這80%醫師未回台灣的數據，頗有驚訝及奇怪之感，希望能再找到更多資訊，以後再來討論這問題。

到日本醫學校習醫，是台灣重要醫療資源

卡鳳奎引用吳文星的數據¹⁰，從最早的總督府醫學校到1942年的台北帝大醫學部及醫專部，一共畢業了2,259人，其中台灣人1,661人，日本人598人。不過詢問台大景福基金會時，執行秘書回答說1902-1945年的台灣醫學校共畢業2,448人。就以吳文星的數據，再加上我從景福通訊錄²²，找到1943-1945年的帝大醫學部及醫專部，台灣人畢業生共159位，所以台灣醫學校培養出台灣人醫師估計約1,820人。

上段提出的數字中，吳文星數據，加上景福通訊中1943-1945年畢業人數，顯比景福基金會執行秘書提供的人數多些。這些數據仍待再去考證，找更正確的數據，請不要引用這些數據。不過這些數字，不影響本文下段的主要論點，在日據時代，日本醫學校畢業的台灣人醫師相當多，可能跟同時期，臺灣醫學校的畢業生差不多。

提出這數據，想說明台灣醫學校畢業的台灣人醫師，跟台灣人到日本醫學校習醫後，回台灣服務的人數差不了很多。上面說過1954年的《台灣醫師名鑑》¹⁴，加上臺北及基隆兩市遺漏的，從日本醫學校畢業返台服務的醫師估計最少有1,333位。台灣醫學校畢業生一共約1,820位，在1954年或1958年的名鑑編輯出版時，不少已逝世或離開台灣到日本、中國、東南亞或其他地方。

特別提出上述的數據，主要想強調日據時代，台灣只有唯一的醫學校，因台灣醫學校對台灣人歧視，養成的台灣人醫師並不多。還要靠台灣人到外地習醫，最主要是日本，其次是人數少得多的中國（包括滿洲國及租借地等），甚至到韓國、歐美及其殖民地習醫。為了能多瞭解這島外醫學校教育出來的醫師的意義，手上有1958年出版的《臺灣省醫師名鑑》²¹，查看當年包括現新竹市的新竹縣醫師的畢業醫學校。

1958年已是日本戰敗投降第13年後，新竹縣的名單上，共144位醫師，從台灣醫學校畢

業的共73人，其中戰前醫學校畢業的是44人，戰後台大醫學院畢業的29人，戰前從日本各類醫學校畢業的有50人。從中國各種醫學校有22人（包括戰前及戰後各省，包括滿洲國及外國租借地及占有地），其次是靠考試（日據時代及戰後）有19人，還有一位畢業於韓國醫學校，再次說明台灣醫師們出身多元化。

從上面1958年新竹縣的數據看來，戰前畢業於日本醫學校有50人，比畢業於台灣醫學校的44人更多。所以日據時代的台灣的醫療及醫學教育，不能忘記到外地習醫的台灣醫師們。下期先來討論到中國，包括滿洲國及在中國被外國租借及占領地，還有些去歐美及其殖民地習醫的台灣人，以後再一起來討論台灣人到外地習醫的意義。

參考文獻

1. 朱真一：《副/福業回顧》1-有「緣」得福；回顧有「福」之業。台北市醫師公會會刊 2023；67(9)：87-93。
2. 朱真一：《副/福業回顧》2-探討馬偕牧師誤會資訊的「緣」與「福」。台北市醫師公會會刊 2023；67(10)：90-5。
3. 朱真一：《副/福業回顧》3-6-探討馬偕牧師的生涯、影響及貢獻1-4。台北市醫師公會會刊 1) 2023；67(11)：86-92；2) 2023；67(12)：87-93；3) 2024；68(1)：89-94；4) 2024；68(2)：85-90。
4. 朱真一：《副/福業回顧》7-10-戰前來台醫療有關的歐美人士1-4。台北市醫師公會會刊 1) 2024；68(3)：90-5；2) 2024；68(4)：85-9；3) 2024；68(5)：89-95；4) 2024；68(6)：89-95。
5. 朱真一：《副/福業回顧》11-14-戰前歐美醫師與醫學教育1-4。台北市醫師公會會刊 1) 2024；68(7)：85-9；2) 2024；68(8)：82-8；3) 2024；68(9)：89-95；4) 2024；68(10)：80-5。
6. 朱真一：《副/福業回顧》15-日據時代的醫學教育(1)：從土人醫師養成所到醫專。台北市醫師公會會刊 2024；68(11)：86-91。
7. 朱真一：《副/福業回顧》16-日據時代的醫學教育(2)：台北帝大醫學部及醫專部。台北市醫師公會會刊 2024；68(12)：90-95。
8. 朱真一：《副/福業回顧》17-日據時代的醫學教育(3)：多元化的台灣醫師養成。台北市醫師公會會刊 2025；69(1)：82-87。
9. 李春生：東遊六十四日隨筆。1896；福州美華書局，福州市。網站上可找到全文影印：https://upload.wikimedia.org/wikipedia/commons/8/88/SSID-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編輯_492_東遊六十四日隨筆.pdf
10. 卡鳳奎：日治時期台灣留學日本醫師之探討。2011；博揚文化，新北市。
11. 朱真一：最早期醫學校畢業生與馬偕的關聯(2)。台北市醫師公會會刊 2013；57(3)：81-85。
12. 杜英：臺北帝大總共收過多少個女學生？In Internet：<https://taihokuimperialuniversity>.

blogspot.com/2018/02/blog-post.html#:~:text=臺北帝大的女性，昭和19年入學

13. 朱真一：台灣早期留學歐美的醫界人士。2004；望春風文化，台北市。
14. 吳銅（主編）：台灣醫師名鑑。1954；台灣醫藥新聞社，臺中市。
15. 成令方：性別、醫師專業和個人選擇：台灣與中國女醫師的教育與職業選擇，1930-1950。女學雜誌：婦女與性別研究 2002；14：1-44。網站也可找到全文：<https://jwgs.psc.ntu.edu.tw/wp-content/uploads/2019/06/16834852-200211-x-14-1-43-a.pdf>
16. 游鑑明：日據時期臺灣職業婦女（博士論文）。1995；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，台北市。
17. 傅大為：亞細亞的新身體：性別、醫療與近代台灣。2005；群學出版，台北市。
18. 長門谷洋治、坂上俊之：昭和初期、二私立医専の創始について-大阪高等医専、大阪女史高等医専。日本医史学雑誌 1999；45(2)：250-1。
19. 關西醫科大學。In Internet：<https://www.kmu.ac.jp/>
20. 東邦大學。In Internet：東邦大学- Wikipedia
21. 陳國柱、連志成、林志華：臺灣省醫師名鑑。1958；國際文化服務社，台北市。
22. 台大景福基金會：景福校友通訊錄、第六版。2007；台大景福基金會，台北市。🇹🇼

